

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爲卽黃
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卽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
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邱開之與物無辻梁鴛之心無逆順
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疴瘵之
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
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
帝之所以爲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言以爲宗
原缺

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楊朱
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畜

女集二

三十一

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
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
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
存其大道歟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
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
厨餼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

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二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於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真樂無樂爾及以爲卑陋腥膻困懷中顙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
居無居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
化人見王有慤懇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
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祛而同遊上中天之半
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
無所據若雲屯於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
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
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卻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
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卑穢趨高潔不願復還於故
都髣髴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奕

女集二
X三二

俗之氣尙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
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
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
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
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
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間常疑斃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繡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滅主車則造父爲御
商角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
栢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
蒐氏乃獻白鴿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
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
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
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
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
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
假焉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二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真能證
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
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覩人間之無有審世界之
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真境也仰不見日月
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
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
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
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
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道也夫化人復謁
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迺至此者

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其所遊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徒顯奇出異務駭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矣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爲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真有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卽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爲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覩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奕

女集二
八七

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於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於崑崙之邱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墟爲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邱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於崑崙之邱則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堯

女集二

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於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亦與之觴於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迺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爲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者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齋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等書咸紀其說焉嘗讀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七

女集二

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眾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眾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

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死生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薤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極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卽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文集二
八八

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真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爲人之爲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卽幻而覺覺

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
遂能播校四時更造雷冰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
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
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
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
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卽幻而覺其道爾故
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冰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
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
其道姑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
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圭

女集二
×××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
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播校四時爲功也如天地亦
以冬起雷夏造冰爲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爲化者亦奚以
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爲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
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
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爲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
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
能觀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
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當耳識其所
由然且能無所怛而况於知道乎知道者雖生死曾無變乎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圭

女集二

已其視夢覺亦未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
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
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
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
之能制矣人之爲神因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
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爲夢所以通於天
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

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病
得以蠹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
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
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
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
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
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
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
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夢覺而不悟雖水火取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壽

女集二
八十一

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
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
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
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
之變乃至於此又况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
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
不足道矣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
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